

1. 起源

家谱，是一种以表谱形式记载一个以血缘关系为主体的家族世系繁衍及重要人物事迹的特殊图书形态。它产生于上古时期，完善于封建时代。近四千年来，家谱在不同时代显现出不同的形态，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从古至今，我们的先民们编制了难以数计的各类家谱，虽经岁月浸蚀，流传至今的至少仍有三万多种，其内容之丰，价值之高，很值得我们今天去了解与认识。

古往今来 在祖国广袤的土地上 散居着无数个大大小小的家族 他们都有着各自的共同祖先 血缘关系将他们牢固地联系在一起 同呼吸 共命运 虽然有贫富差异 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共同居住在同一块土地之上 即使是战争、瘟疫和各种自然灾害 也不能将他们分开。这些家族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基础 氏族是一个大家族 国家是一个最大的家族 国王或皇帝是这个家族的总族长 百姓是这个家族的子民 总族长利用各种手段和相当于血缘关系的纽带 维持和统治着自己的国家。

为了能使统治得到延续和稳定，权力更替和财产继承能够平稳实现，不致落入外人之手，无论是国家还是各个家族，都十分重视血统的纯净。为此，记录血缘关系和血统世系的谱牒就应运而生了。

关于家谱起源的具体时期，历代说法不一。归纳一下，可以看出，传统学术界大致有宋代起源、战国秦汉起源、周代起源、殷商起源等四种观点。这些观点的提出，基本上都是建立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之上。然而，如果我们在文献学的基础之上，再加上运用考古学、民俗学等方法进行考察，就会发现家谱的产生时代远远早于上述四说。应该说，早在文字出现之前，家族世系就曾以结绳、口传等方式存在于漫长的历史时期之中。关于这一点，已经在很多民族的发展史中得到验证，中华民族自然也不会例外。

从文献角度看，早在中国进入奴隶制社会初期的夏朝，王室就有了记录自己世系的谱牒，这就是夏王室的家谱。商、周王室也都有自己的家谱，后人曾加以整理，编成《五帝德》、《帝系》、《五帝系牒》、《世本》、《帝王诸侯世谱》等通代谱牒。汉代著名史学大师司马迁在创作其不朽的史学著作《史记》时，就曾参考并仔细研究过这些资料。他自称：“余读牒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在此基础上，他结合实地游历、考察所得，写成《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楚世家》和《三代世表》等完整、系统而具体地记录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等五帝的世系和夏、商、周三代王室以及楚王

室由始祖而下的本支历代世系。同时，司马迁还根据春秋时期各国国君的家谱 编成《十二诸侯年表》。遗憾的是 那些原始的家谱文献由于年代久远 大多早已失传。今天 我们只能见到后人辑佚、整理的部分本子和司马迁《史记》中的记述。

令人欣慰的是 在传世的甲骨文中 却还保留有世界上最古老、最原始的实物家谱。据有关学者的研究和释读 共有三件甲骨片可以确认为是最古老的家谱，一件最早见于容庚等编的《殷契卜辞》中 序号为 209，一件最先收录于《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中 序号为 1506，一件最初见于董作宾的《殷虚文字乙编》 编号为 4856。第一、第三件文字不多 价值相对差一些 第二件“库 1506”为一大片牛肩胛骨，1903 年左右为美国人方法敛收藏 今藏大英博物馆 所载文字是一极为完整的、典型的商人家族世系。有关本片的真伪一直存在争议 认为是伪刻的有胡小石、董作宾、郭沫若、容庚、唐兰、胡厚宣等先生 认为是真品的有张政烺、陈梦家、于省吾、饶宗颐、李宗勤等先生。不过 近年来的学者 大多认为是真品。全片从右到左 共 13 短行 每行一句 除第一行为五字外 其余 12 行均为四字 行间无直线。陈梦家先生在其《殷虚卜辞综述》一书中释文为：

儿先祖曰吹 吹子曰 𠩺 𠩺子曰 冥 冥子曰 雀 雀子曰
壹 壹弟曰 启 壹子曰 丧 丧子曰 养 养子曰 洪 洪子曰 御、

御弟曰 颺 御子曰 𠄎,𠄎子曰 𠄎

并将这件甲骨片定为武丁时代所刻。武丁是商代第 10 世 23 任国王，距今大约有三千二百余年。这件家谱一共记录了几氏家族 13 个人名 其中父子关系的 11 人 兄弟关系的 2 人。也就是说，这件家谱共记录了这个家族 11 代的世系。通过这件家谱实物 我们可以这么认为 远在三千多年前的商代 我国就有了以表格形式记录家族世系人物的家谱了。此外，这三件实物资料上的人名 均不见于商代先公先王谱系之中 显然 它们都不属于商代王室成员。由此又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早在三千二百多年之前 不仅王室 就是其他一些显贵家族 也已有了本家族文字记载的家谱。“库 1506”家谱共有 11 代世系 以每一代世系 30 年计，这个家族有家谱的历史又可上推三百余年 这件家谱实物年代之早 不仅在中国 而且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除了上述三件家谱实物之外，在现存的甲骨文中，还有不少商人求祷或祭祀列祖列宗而形成的祭祀谱。这些祭祀谱，原本是为祭祀用的，它们有的求祷于自己的祖先，有的记载受祭各先祖的名字，有的则排列各先祖的受祭日期，从而形成了一连串的世系。同时，这些祭祀谱上往往还有诸如祈祷用语、祭牲数目、祭祀日期等内容，因而，它们与专门记述家族世系的家族谱有所区别。然而，由于它们记载的均为同一家族的世系人物，并逐代排列，有条不紊，则又与家谱在性质上有些相

同。由此，我们基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祭祀谱是家谱的初级形式，它所记载的家族世系资料，为专门家谱的撰修提供了可靠的资料保证。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商代的这些祭祀谱，是一种原始形态的家谱，它的产生年代可能要略早于专门记述家族历代父子世系的家谱。

在现存的商朝末年的青铜器中，也有几件是属于专门记载商人家族世系的家谱。如现收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三件同时出土于易州（今河北易县）的青铜戈（文物界称做“商三句兵”）三个戈的铭文释读分别为：

—

大						
祖	祖	祖	祖	祖	祖	祖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己	丁	乙	庚	丁	己	己

由于第一行“大祖日己”与其余六行的“祖”不是一辈而排除，因而本戈又被称为“六祖戈”。

二

	大	大	中			
祖	父	父	父	父	父	父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乙 癸 癸 癸 癸 癸 己

由于第一行“祖日乙”与后六行的“父”不是一辈而排除，因而本戈又被称做“六父戈”。

三

大					
兄	兄	兄	兄	兄	兄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己	戊	壬	癸	癸	丙

由于本戈共列有六位兄 故又称做“六兄戈”。

对于它们的铭文内容中的一些具体所指，学术界尚有不同看法，但对其是记载同一个家族世系的家谱却是大致认可的。更有学者认为这三件铜戈的铭记载了同一个家族六到八代的谱系。此外在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中还著录了一件被称做“祖丁戈”的青铜戈，它的铭文虽然只有“祖丁 祖己 祖乙”六个字，但从商人多以干支命名的特点看，它自然也就成了一件记载一个家族三代祖先名字的家谱了。

在周代，铸记家族世系于鼎彝之风盛行于全社会。在流传至今的周代青铜器中，由于各种器物铸造时代的先后和家族地位的高下不同，其铭文中所记载的家族世系数和功勋庆赏事迹等内容的详略程度也不一样。如“对鬯”、“昌尊”两

件器物的铭文中就记录了包括制器者在内的父子两代世系，而在‘祖丁父癸彝’和‘祖丁父己壶’两件彝器的铭文中则记载了不包括制器者在内的祖、父两代世系。此外，在“秦公钟”、“虘敦”、“中山王𠨽方壶”等几件器物的铭文中分别记载了包括制器者在内的家族五代世系。现存周代青铜器中记载家族世系最多的当属 1976 年于陕西扶风县庄白村同窖出土的‘墙盘’和‘戾钟’。由于它们是出于同一窖藏因而被有关学者判定为是内容相联的两件记载周初显贵微氏家族事迹与世系的宗庙祭器。从两件彝器的 380 字铭文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两件彝器一共记载了自周文王至周穆王一百多年内微氏家族连续七代的世系。可以这么认为，这两件彝器也是我国现今发现的记录家族世系最多的青铜家谱。

甲骨文和金文中有关世系的记载，仅仅可以认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使用文字记载的家谱形式。我们知道，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文字并不是最早和惟一用于记事的方式。如前所述在文字没有产生之前人类的祖先就普遍采用结绳和口述的形式来记述各种大事，其中自然也就包括了家族世系。由此就形成了两种更为古老、更为原始的家谱形态。这些原始形态的结绳与口述家谱，在一些文明程度相对比较低的民族中曾一直沿用或残存到近代和现代，成为民族家谱中两种很重要的组成形式。直至今日我们仍可从我国某些少数民族中见到些许痕迹。

我国家谱文献的起源很早，可家谱专词的出现却晚了许

多。但具体出现于何时，已不可考。目前见到的最早记录，是六朝时刘孝标《世说新语注》中曾引用了《王氏家谱》而唐初李善《文选注》中则不仅引用了《王氏家谱》还引用了《颜氏家谱》。此外，《隋书·经籍志》中也著录有《杨氏家谱状及墓记》。这几部家谱，当为南北朝时人所撰。我们知道，某一词语被用做书名而存在，理应是在使用比较广泛，词义相对成熟之后。因此，我们可以说，家谱一词的出现必定是在南北朝之前，但限于资料，不敢妄断。不过，如果这样说，即家谱一词的出现，最晚不过南北朝，想必是不会错的。

2. 名称与类型

家谱，历史上曾有多种名称，家谱仅是其中使用最多和最有代表性的一种。从古至今，家谱类文献的名称大致还有如下这些：谱、谱牒、族谱、族系录、族姓昭穆记、族志、宗谱、宗簿、宗系谱、家乘、家牒、家史、家志、家记、百家集谱、世录、世家、世本、世纪、世谱、世传、世系录、世家谱、支谱、本支世系、枝分谱、帝系、玉牒、辨宗录、偕日谱、系谱、图谱、新谱、星源集庆、列姓谱牒、血脉谱、源派谱、系叶谱、述系谱、大同谱、大成谱、氏族要状、中表簿、房从谱、维城录、谱录、祖谱、联宗谱、真谱、渊源录、家世渊源录、源流考、世典、世牒、世思录、家模汇编、乡贤录、会谱德庆编、私谱、传芳集、本书、系谱、清芬志、家传簿、先德传、续香集、房谱、祠谱、坟谱、近谱、会谱、全谱、合谱、统谱、通谱、统宗谱、宗世谱、总谱等等。

家谱的命名 通常是在家谱之前冠以姓氏、地名、郡望^①、堂号、几修等内容 如《汾湖柳氏第三次纂修家谱》有地名、姓氏、几修；《六修严氏家谱》只有几修和姓氏；《黄山王氏辅德堂支谱》有地名、姓氏、堂号；《倪氏报本堂重修家乘》有姓氏、堂号、几修；《陇西李氏宗谱》有地望、姓氏。也有一些家谱将由何处迁来也标在名称上，如《锡山过氏浒塘派迁常支谱》，即由无锡迁至常州的过姓浒塘支派的家谱。还有一些则标上具体住处 如《毗陵修善里胡氏宗谱》标明毗陵 武进县古名 修善里 以区别同县同姓家族。此外 还有一些家谱修成后 采用一些极为特殊的带有一定寓意的名称 如清代初年句容华渚修成华氏家谱 54 卷后，没有按照一般惯例命名，而冠名《华氏本书》。看了此书义例 方才了解到 这个名称的意义是为了正本求源。清光绪年间，钱日照修成家谱 10 卷 命名为《吴越钱氏清芬志》 取义于两晋时陆机《文赋》中“诵先人之清芬”之意。民国年间 袁镛修成家谱《数典不忘》一卷 这是反《左传》中“数典忘祖”之意。像这类取名方式，在家谱中并不常见，一般还是采用地名、郡望、姓氏、几修加上

① 郡望：也称地望，主要用于标题一个姓氏或家族的发祥地与迁出地 普遍流行于南北朝 盛行于唐朝。

② 堂号：即祠堂名号，用以区别各家族或同家族中不同支派的标记。主要有两种类型，有姓氏特征与无姓氏特征。有姓氏特征的以郡望为主，兼及本姓氏或家族先人的道德情操、功名科第、嘉言懿行 无姓氏特征的则取材于吉利、祥瑞之语。

家谱字样来命名。

从上古以来,历代所修家谱是难以计数的,这其中绝大部分因年代久远,已经湮没于历史的长河之中,它们的类型及特征,我们只能依靠时人与后人的记载来了解。留传至今的和新修的家谱大约有三万多种。这些亡佚和现存的家谱,由于编者不同、编修目的不同,再加上传载体、文字、取材内容等方面的不同,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仔细考察一下,古今家谱大致有如下类型:

首先,拥有记载家族血缘世系与历史的家谱的并不仅限于汉民族。虽说汉民族拥有的家谱数量占有绝对多数,但汉民族以外的其他一些少数民族中,也有相似或类似的文献存在。与汉民族使用同一种语言、文字的回族、壮族、畲族等民族,都有家谱存在。蒙古族、彝族也有使用本民族文字写成的家谱。清代由于满人袭爵、入仕都需要有证明自己血统、身份的文件,因而,在少数民族中,满族人的家谱占了很大部分。其他一些没有文字的民族,如怒族、哈尼族、傈僳族、苗族、普米族、阿昌族、鄂伦春族等,也都有自己的结绳或口述的家谱。这表明,家谱的类型不仅有文字记载的,也有口述和结绳的。

在使用文字记载的家谱中,因载体和生成方式不同,又可区分为实物的和书本式的。早期的如商周甲骨、青铜家谱,汉代的石刻家谱,后代的塔谱,少数民族的结绳家谱等,都是实物的。在实物家谱中,似乎还应加上简册的。这是因为简册是春秋战国以至汉初的主要图书形态,可惜年代久远,至今还

没有简册家谱的实物出土。魏晋南北朝以后的家谱，基本上都是书本式的，不同的是有的为手写，有的为雕版印刷，当然现在又有排印的了。书写的载体有纸张与绢帛之分，装帧形式也有卷轴装、册页装、经折装、线装、平装、精装等区别。

在现存的家谱中，还存在着先修后修的区别。家族的世系，一代接一代地延续，记录家族世系的家谱就必须经常或定期续修，以记录延续的过程，这样就产生了初修、续修、三修，以至十五修、二十修的不同。后代续修的家谱基本包括了前代纂修的内容，可是由于时代变了，社会风气和修谱人的观念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导致记录家族历史的侧重点也就不尽相同，格式和结构也不完全一样。如古代重本轻末，经商之人在家族中是没有什么地位的，可近代以来，社会风气发生变化，因商致富者在家族中的地位急剧上升，反映在家谱中是传文篇幅增加，位置显要，尤其是捐了一笔钱给祠堂或资助修谱后，更是如此。

在家谱发展史上，也存在着纂修者不同的区别。唐代以前大多是官修，因而修成的多是合谱、群谱，以姓氏谱、氏族志的形式出现，将所有姓氏分出等级，依次记录世系。由于需要记载的氏族太多，导致记录的内容较为简略，一般以世系为主。宋代以后，家谱由各家族自己纂修，仅记载本家族的历史和现状，因而就有余力来丰富家谱的内容，家谱的构成也日渐复杂。宋代以后的家谱，由于记述范围不一样，又可分为仅记载一个大家族支派房系世系的支谱、房谱，记载一个大家族

世系的宗谱、世谱 以及将分散于各地的同族各支派统编于一谱或多个虽不是同一家族，却因是同一姓氏而联合修谱的家族所修的大成谱、宗世谱、统谱、总谱，也有一些记载两个同姓但不同宗的家族的合谱存在。其中专门记录皇帝世系的称帝系、玉牒，记载诸侯家世的称世本，记录普通家族的称家谱或宗谱、族谱。此外，还有专门以记载宗族祠堂各种内容为主的祠谱和记载本家族历代祖先坟墓位置、坐向、守坟、规约、墓祭仪式等内容的坟谱等特殊家谱。

在笔者阅读过的家谱中，还见到这样两部有异于通常类型的家谱。一部为《诵芬咏烈编》，从名字上很难看出这是一部家谱，但从序文中可以明了名字的来源：“武林徐氏，以翰林起家，台衮相袭，硕德清望，累世不衰。恭读乾隆间高宗纯皇帝‘赐文敬公碑’文，有云‘亦令尔子孙诵芬咏烈，知所法焉’。”由此可以看出，这是一部家世显赫的家族骄示其家族历史的专门文献。它的内容也很特殊，没有世系，首列历代皇帝诰敕，后列本家族中著名人物的各种传记资料和诗文。另一部为民国间所修的《徐氏族谱》，亦无世系，只列出这个家族分布于山东济宁、巨野、郯城、嘉祥、寿张、范县、阳谷等地所有现存成员的名号，间有简单说明。由此看来，这可能是一部联宗谱，但没有标明。

在家谱中，还有一些较为特殊的类型。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一个人如没有后裔，通常会从本姓或外姓子弟中领养一个男孩。三国时的著名政治家曹操的父亲曹嵩，就是从夏侯家

被领养到曹家的。按说从外姓领养的后代不能入家谱，可自己既姓了别人的姓，也要生儿育女，形成家族延续。数代之后，要修家谱，又不能恢复原有的姓，只好将本姓和过继之姓均在家谱名称上列出。如明初时修的《袁朱宗谱》，始祖朱梓，本姓袁，后过继给舅父朱德敏为子嗣。五世以后，子孙修谱时，向明太祖请求恢复本姓袁，没得到同意，最后只得以后“袁朱”命名。此谱到清朝一共修过八次，均冠以《袁朱宗谱》之名。清道光年间，李召棠修成的《周李合谱》，光绪年间何乘势等修的《方何宗谱》，后世的《林李宗谱》等，也都属于这种情况。这是家谱中的一种特殊类型。

此外，另有一种特殊的异姓间的联宗合谱现象。比如因异姓联姻，生子兼祧二姓而合谱的《张廖氏族谱》、《鲁陈宗谱》、《罗陈文安竹庭公族谱》等，同避讳改姓再入赘而导致祧三姓的《朱庄严氏大族谱》等，都属这种情况。除此之外，隋唐以前还有一些收录全国各地各宗族情况的万姓谱、百家谱，和记录一地各家族状况的郡谱、州谱存在，宋代以后则没有了。

家谱类型中，更有一种专门记录本家族所有庶母的极为特殊的类型。封建时代，妾在家族中是没有地位的，反映到家谱上，通常是不被收录，除非生有儿子，方才被收入。即使收入著录，内容也极为简单，仅为某氏所生子女人数、名字，连自己的名字都上不去。与此相反，明朝万历年间，金应宿修有六卷本的专门记录本家族各支庶母 132 人的庶母谱——《瑯溪

家谱外戚篇》清代乾隆年间所修的《芝英应氏宗谱》后也附有庶母谱，上谱的庶母每人均有小传，内容包括姓名、籍贯、父名、生卒年月日时、葬所、子女，以及懿行、诗文等。家谱是一种被供奉于祠堂，接受族人祭拜的极为正式的家族文献，在这种文献中，正式确立了庶母在封建家族中的地位，不能不引起后人的重视。可以这么认为，庶母谱的出现，对于中国传统礼教是个冲击，然而，这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后代似乎也没有仿照者。

据清人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记载，明初太祖洪武年间曾官修过《明主婿》一卷，专门收录明太祖及众亲王所招女婿情况，成为中国古代文献中极为特殊的专收女婿的谱牒。这种女婿谱在其他文献中尚未见到记载。唐朝还有专记皇后的皇后谱牒和专记自唐高祖至昭宗各朝诸王公主的《圣唐偕日谱》，取义为“逐帝书出，号曰偕日，与日齐行之义也”。此外，也有专记自唐高祖至宪宗时诸王孙的《皇孙郡王谱》和宪宗元和年间至文宗开成年间所封公主的《元和县主谱》。

汉代还有一种专门记录家庭恩荣情况的家谱——《邓氏官谱》，集中记载了东汉时期大官僚邓禹家族历代宠贵的历史。宋代以后，这类恩荣的内容在每部家谱中都占有比较重要的位置和篇幅，因而，再也没有必要单独编制恩荣谱了。

在一些特殊群体，如佛教、道教中受中国传统宗法文化影响较深的某些教派，封建帮派如清帮等中，也都有一种类似家谱的文献，比如道教中属全真派常道观的就有《龙门正宗碧

洞堂支谱》，内有龙门派丹台碧洞宗世系表。据说佛教中禅宗祖庭少林寺也有类似记载本寺师徒传承世系的谱书。这一类文献 包括清帮等封建帮派的谱书 从世系角度来看确实类似家谱 所不同的是 家谱是以血缘关系为特征 而这些谱书则是以师缘关系为特征。两者虽有本质区别，但从这些群体的特殊性来看，我们还是可以认为这是家谱的一种特殊形态。可惜的是 这类谱书通常不易见着 否则 必定会给家谱研究增加新的内容。

3. 发展与演变

夏商以来 不仅王室有家谱 诸侯及一些贵族也都有自己的家谱 专门记录家族世系 政府设专门机构管理。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官居三闾大夫，其主要职掌就是掌管楚国昭、景、屈三族的三姓事务 编制三姓的家谱。春秋时期 有人对这些家谱进行整理 编有《世本》15 篇 集中记录了黄帝以至春秋时期帝王公侯卿大夫的家系。相传，荀子也曾编有《春秋公子血脉谱》 此书今已佚 可“血脉”二字 生动形象地揭示了家谱的本质。汉代司马迁在写作《史记》时 十分重视并大量参考了春秋以前的各种谱牒资料 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自己的话说就是：“维三代尚矣 年纪不可靠 盖取之谱牒旧闻。”上古时期 由于年代久远 文献不全 导致许多记载已不可靠，只能旁证于家谱之类家族文献和其他野史、传闻，而这些资料又已基本亡佚。由于这个原因 致使《史记》所记述的上古以来的政权更替和诸侯贵族的家系历史的权威性大大增强，《史记》也就成了我们今天了解上古历史的最权威著